



05746

通志卷第九十九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柔 漁 仲 撰

列傳第十二

前漢

張騫 李廣利 司馬遷 嚴助 朱買臣 吾

邱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 劉屈氂 車千

秋 王訢 楊敞 弟 蔡義 陳萬年 子 鄭弘 楊

王孫

張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

通志 卷九十九 列傳十二

月氏 音支 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遜而怨匈奴無與共擊

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

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

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

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

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

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

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

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太子爲王既
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於漢殊
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
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爲太
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
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
所有語具西戎傳中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二

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毒音篤一名天

篤則浮屠胡是也

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

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南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
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
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彊可以賂遣設利朝也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
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

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閒使數道竝出出驢出作出徙

邛出犍

音蒲北反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

漢使見閉於夷

南方閉嵩

先藥反

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

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

滇音顛其國出馬

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

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

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數擊匈奴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

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

奴圍李將軍軍多失亡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

通志

卷先

列傳十二

三

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

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南竝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

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

子數間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

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

煌閒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

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

傅父猶傅母也布就

名也翎侯官名也翎與翁同

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

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

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

塞音先得反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北昆莫旣健自

西城國名也

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畱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旣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戎傳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疋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國而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四

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竊通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間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從行之微者率進執進美語也於天子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六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

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俟寵姬
李氏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
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
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
王恢使道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卒財有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
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
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後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
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畱屯敦煌夏漢亡泥野
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
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迺
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
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

通志

卷七

列傳十二

七

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
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徙水從他道流空以穴其城者圍而

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

糒音乾飯音

備轉運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

馬校尉備破宛釋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

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

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

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

畱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

已憂困圍其城攻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

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乃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

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

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

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

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

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求誅首惡者母寡母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攻宛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八

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以馬令漢自澤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兵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掾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九

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疋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

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
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
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
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
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
謀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伐宛再反凡四歲
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十

原擊匈奴度邳居水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

司馬遷字子長司馬氏自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
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
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
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臧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
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

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斬孫昌爲秦王
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
內郡昌生母憚母憚爲漢市長母憚生喜喜爲五大夫
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
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
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
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
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
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
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倡臣
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士

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
形蝨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收秋冬藏此天
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
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上
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梁之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
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必不同故曰儉而難遵
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
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
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
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三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

通志

卷先

列傳十二

三

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遷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

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
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大也
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
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
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
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紬音冢謂綴集也
縢與匱同

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攘焉攘古讓字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
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過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虛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六

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迺喟然而漢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六十九列傳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旣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縷玉

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自

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

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

相繼纂纂與撰同其職曰於戲音鳴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

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

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述所興原始察終見盛

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

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敞通

通志 卷七

列傳十二

七

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

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六十九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敘云爾

自此前皆其自敘之辭而七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

自此後乃班氏作傳語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

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斯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陋鄙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遭李陵事下腐刑事在陵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

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書責以古賢臣之義
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
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
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誰
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
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
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
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
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利欲悲莫痛於傷心行莫
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
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
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
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
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
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
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叩首信眉列論是非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
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
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以下素非相善
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爲人
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
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
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
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卽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王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卽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五

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
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王上所戲弄倡
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
毛與螻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
辱其次髡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
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三

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笄檻之中搖尾而求
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
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
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
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
疆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姜里李斯相也具五
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
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
侯相將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

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粟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俛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三

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
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
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
禍徒重爲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
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廻居則
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
發背濡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敎
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
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
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旣死後其書稍出
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
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
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
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
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竝右左在是時征伐四夷開
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
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

通志

卷七

列傳十二

三

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詰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懇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猛養耆老振乏匱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新附遠者懷德天下儼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贛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

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前時
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閻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
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楫未戰
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
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
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
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
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
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
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
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
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千界中積
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
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
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其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詐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
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
微倖以逆執事之顏行廡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
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
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
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
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屨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今天
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三

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
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
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
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韜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
兵遂出未逾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
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
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

卽遣太子嬰齊隨助入侍助還天子又使助諭淮南王以發兵之指及閩王隕命南越委質事效於是淮南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澗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一五

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

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畱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三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誦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如何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飲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竝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尙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邨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三

尉不復置大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登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竝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三

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盡也盡敵巧詐竝生是以智

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鋤箠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

而封守內日化方外嚮風然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詔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三

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竝至珍祥畢見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不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

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聞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
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
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
上上不省資用乏畱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
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春蒐秋
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爲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
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

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逾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睡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千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三

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就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

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
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侯諸地不過百里
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
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
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三

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
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
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遊
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
暮故倒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
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
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
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
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

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
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
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
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
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
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
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
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
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
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
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孔
車爲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
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畱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圃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

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
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
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之鄒子曰政
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治之至
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離
本徼末姦軌浸長犯法者衆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
之欲然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
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以
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
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
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
起伯者常佐天子匡正海內五伯旣沒諸侯恣行是以
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合從連衡車馳轂擊介
胄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并吞天下號稱皇帝
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虛示不復用黎民得免
於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
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

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法令嚴苛意廣
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
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
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逃逃曠日持久
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
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
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
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
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
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
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
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
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
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
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
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四

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
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
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
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
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
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
以安爲騎馬令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
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聖

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一角五蹠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
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
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
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
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
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
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
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
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

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享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鴈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顛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五

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之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子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誅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下郎駕下不習兵革之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三

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子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畱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四

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尚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閒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沅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

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苟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及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模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罅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棼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醫郟驂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

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愜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
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
子飯牛離此忠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
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
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蟬蟀俟秋吟蜉蝣出
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故世平主聖俊父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烏號猶未足以喻其
意也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
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
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
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
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
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吳

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
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
子儁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
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
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
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
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
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

通志

卷之九

列傳十二

七

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
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
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
失召待詔金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
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
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
年壹反漢輒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初二十餘
年間凡六反至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

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忠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者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四

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粵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脩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採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四

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

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
況乃復其南方萬時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
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
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
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切以往者羌軍
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
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
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
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
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
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
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
十有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
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動搖捐之議
是上乃從之乃下詔罷珠厓郡令民有慕義欲內屬便
處之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
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
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
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辛

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尙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期思侯竝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宜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十一

門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諍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

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
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滅死罪
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
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
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
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
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
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

通志

卷先

列傳十二

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
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
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能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
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
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噓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
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
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
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

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
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
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守宮

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搏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杆之義耳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

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

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跂跂行貌

揚雄方言云在澤者為蜥蜴先歷反蜴余赤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

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五

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

百榜擊也音朔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

之朔曰是窶數也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

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也寓

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

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

股鐵鉤非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

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

人不勝痛呼暑音暴痛切而叫呼朔笑之曰咄口無毛

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

上問胡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
隱云何胡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謦謦者鳥哺穀也

音口豆反鳥哺子而活者故曰穀生而自哺者曰雛尻益高者鶴俛啄也俯音免啄音竹

鳥背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胡隱語不知亦當榜卽

妄爲諸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玆吼牙齟音側加反塗音丈

加反亞音烏加反玆音五伊反吼音五侯反何謂也胡曰令者命也壺者所

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行吼牙者兩犬爭

也舍人所問胡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

驚上以胡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蕭

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

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

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

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罷馳
驚禾稼稻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
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
者數騎見雷乃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
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
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
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
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
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
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
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
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邱壽王奏
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
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
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
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
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
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洛以西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
而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
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
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
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
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
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
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
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
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
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疇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
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
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
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
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
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
主降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
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畱第中敎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

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袁叔者袁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袁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楸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各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袁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

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
下主乃替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
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
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繪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
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
北宮馳逐平樂觀雜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驩樂之
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
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
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
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
積思於六經畱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
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
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
人主之大賊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
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
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
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登貂爲淫而易
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
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

通志

卷七

列傳十二

五

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逾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空

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
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
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
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
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
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
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
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
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
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乃大
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邱壽王主父偃朱買臣
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
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插齒
牙樹頰頰吐脣吻擢項顛結股腳連雕尻遺蛇其跡行
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尙兼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澹辭皆
此類也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
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
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
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調而已久之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空

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論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非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空

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會不得掌故安敢望
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
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
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
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春令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
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
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
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
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
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
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
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三

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繇是觀之譬如魑鮑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日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卷

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絕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蜚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虛故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空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

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園囿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好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祿屏風殿上柏柱

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賀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武帝卽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遂代石慶爲丞相封葛繹侯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七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鞏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補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

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遂
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
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理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
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
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展
園傳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公
孫賀誅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
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屈氂爲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完

澎侯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
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
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
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
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
者得出太子旣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
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
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

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邱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完

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邱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稅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

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楚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楚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楚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字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敎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敎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楚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

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乃貫之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乃與御史二見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卽位未任聽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母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畱意卽天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
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
議起焉千秋爲相十二年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
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
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
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
家興摧筦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
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以郡縣吏積功稍邊爲被陽令武帝末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
捕盜賊以軍興從事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
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顛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
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
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
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
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眞視
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
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
立宣帝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卽咸女莽篡位

宜春氏以外戚寵自訢傳國至元孫莽敗乃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俟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卽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
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
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
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
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
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
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
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
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
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

通志

卷之五

列傳十二

五

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
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
卽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
親面見受詔副帝肆稅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
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敎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
侯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
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非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郎
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
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

寔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
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
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
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
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
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
秦時但任小臣誅殺良忠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
今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
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
夏侯君所言也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
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
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昏姻今獨三人坐語
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
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
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
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妖惡言大逆
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
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

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
賓客有稱譽暉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曖昧語言見
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暉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
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
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
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
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暉家方隆盛時
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
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
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
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
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
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卬頓足起
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
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
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
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
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責
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
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
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
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
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
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
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
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
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
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
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七

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元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數茂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支

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顛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爲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入爲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頗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滅死髡爲城旦因廢咸帝初卽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白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鉞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五

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逾法公移敕書曰卽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沒入辜榷財物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爲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爲丞相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爲太原涿郡太守弘爲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敎法度爲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元成爲

通志

卷五

列傳十二

字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近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二

全

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

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通志

卷充

列傳十二

全



